

C R I T I C A L L I V E S

JAMES

JOYCE

[英] 安德鲁·吉布森 著

宋庆宝 译

詹姆斯·乔伊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 R I T I C A L L I

013064982

K835.625.6
06

J
A
M
E
S

J
O
Y
C
E

[英] 安德鲁·吉布森 著

宋庆宝 译



詹姆斯·乔伊斯

K835.625.6
06



北航

C167298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848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48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姆斯·乔伊斯/(英)吉布森(Gibson, A.)著;宋庆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301-22846-3

I. ①詹… II. ①吉… ②宋… III. ①乔伊斯, J. (1882~1941) — 人物研究 ②乔伊斯, J. (1882~1941) — 小说研究 IV. ①K835.625 ②I56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8083号

James Joyce by Andrew Gibso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6 in the Critical Live series.

Copyright © Andrew Gibson 2006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 REAKTIO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詹姆斯·乔伊斯

著作责任者：[英]安德鲁·吉布森 著 宋庆宝 译

责任编辑：张丽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2846-3/L·265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zpup@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毫米 × 1230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80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詹姆斯·乔伊斯，约 1917 年

目 录

- 001 序 / 德克兰·凯伯德
- 005 第一章 历史、政治和乔伊斯传记
- 015 第二章 帕乃尔、芬尼亚共和主义和乔伊斯一家
- 027 第三章 90年代都柏林的青年时期
- 039 第四章 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 (1898—1903)
- 049 第五章 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
- 061 第六章 1904年6月16日
- 075 第七章 流亡欧洲大陆
- 087 第八章 回眸：《都柏林人》
- 099 第九章 帝国第二前哨
- 115 第十章 《都柏林人》出版之战

- 123 第十一章 爱尔兰成就了我：《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 137 第十二章 乔伊斯、爱尔兰和战争
- 149 第十三章 创作《尤利西斯》
- 157 第十四章 民族史诗
- 171 第十五章 乔伊斯在巴黎
- 179 第十六章 乔伊斯和独立国家
- 189 第十七章 乔伊斯的事业
- 197 第十八章 一个狂热的、失明的、年迈的诗人
- 205 第十九章 巨石
- 222 结 语

225	乔伊斯年表
233	参考文献精选
251	致 谢
252	图片说明

序

德克兰·凯伯德

在20世纪初期死气沉沉、思想狭隘的都柏林，在叶芝、贝克特，尤其是在乔伊斯的作品中所存在的极端现代性的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中一个答案可能认为，殖民地总是新方法的实验室。另外一个答案可能认为，爱尔兰艺术家从未迷信过英国的传统形式，所以很容易就能突破它。安德鲁·吉布森在其权威著作《乔伊斯的复仇》(Joyce's Revenge)中，用一种高贵的无畏探讨了上述分析，此书有助于阐释《尤利西斯》(Ulysses)可能对英国文化价值观所实施的“芬尼亚主义攻击”的方式。此类研究也曾被一个英国知识分子领袖提出，他还增加了一些爱尔兰人喜爱的美妙反讽。吉布森耐心并富含历史细节的分析——这本身就是英国经验主义最好的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乔伊斯的同胞作家都非常难以接受他。

在这本大胆的新书中，安德鲁·吉布森拓展了这种研究。过去的传记作者认为乔伊斯的身上之所以具有欧洲性和现代性，是因为在某

某种意义上他超出了他的爱尔兰同胞。但是，如果故事以相反的方式讲述又会怎么样呢？吉布森没有将乔伊斯在欧洲大陆的生活映射回他出生的小岛上，而是认为，不管怎样，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爱尔兰，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是现代的了。他甚至大胆地将乔伊斯青年时期的爱尔兰作为现代世界的范例。就像乔伊斯所做的那样，吉布森也从这一点向外扩展。吉布森眼中的艺术家不是软弱无力的唯美主义者，也并非只注重形式的浪荡儿，而是一个充满了使命感的男子汉，他探寻可能将自己从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严格规则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对乔伊斯的唯一剧本《放逐》(Exiles)的精彩而富有创新性的读解，就是这种研究的鲜活例证。

吉布森断言：“乔伊斯的全球化是走在世界全球化之前的。”如果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性的事件，那么对它的抵抗体制也是全球性的。当经济联合抵制的政治无疑成了“战争的最高形式”（乔伊斯语）时，帕乃尔（Parnell）或者德瓦勒拉（De Valera）就成了尼赫鲁主义者或甘地主义者的榜样。吉布森明确认为，虽然作为全球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乔伊斯，是对爱尔兰体验的表达，而非脱离，但他也想去挑战狭隘的国际主义者。乔伊斯仍旧被爱尔兰模式的思想者所喜爱，如巴黎知识分子、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和北美的教授们。他较好地解释了乔伊斯出于短期策略的原因，是如何默许《尤利西斯》的全球性认知的。他通过给早期的评论家提供荷马式的类比，使被繁琐的都柏林细节所困惑的读者们认为这本书的核心是欧洲主题，从而可能觉

得舒服些。

通过睿智的研究，吉布森坚信乔伊斯是一个思想型的艺术家，作为批评家的乔伊斯要比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乔伊斯出现得更早。通过乔伊斯对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评论这条别出心裁又贴切恰当的线索，吉布森认为《尤利西斯》是可以被当做哲学文章阅读的小说之一。

吉布森自身学识的力量在于，他对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历史、科学和物质文化在社会、知识和宗教细节等方面的自信把握，而这正是乔伊斯作品的源泉。那时如果哪个爱尔兰学者敢于声称乔伊斯是反殖民作家，其作品很可能被等同于爱尔兰共和军运动而遭到指控，吉布森的大部分研究都指向这段时间。吉布森敏锐地评论道，英国人总是那么善于掩饰他们殖民暴力的后果；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许多爱尔兰知识分子一旦位列伟大作家之列，就会为他们的同胞爱国者感到羞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造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的乔伊斯。难怪吉布森在这本书的后面评论说，阅读可以被看做是对历史伤害的“一种补偿”（狡猾且诙谐地模仿研究乔伊斯的英国访问学者海恩斯的笔调）。

如果国际主义的乔伊斯研究学者经常感到有负罪感，那是因为他们和曾经的英帝国主义者一样，对乔伊斯故乡土生土长的文化不感兴趣。英帝国对吉布森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极为不满，那么吉布森为“拯救”一个爱尔兰的乔伊斯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是不是可能使

这样一个陈旧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呢？他对乔伊斯的研究证明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像恶作剧一样的论点，爱尔兰是世界上仍能产生历史上理想英国人的最后的地方之一。

这里面可能有爱尔兰人对英国自由派和左派长时间感兴趣的真正原因。英格兰也存在一个没有解决的民族问题，近两个世纪以来被大不列颠的概念所推迟或偏离。一项研究表明，一个激进的为同胞的精神自由而奋斗的都柏林人，可能会有很多想法要告诫那些想重拾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或者帕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事业的英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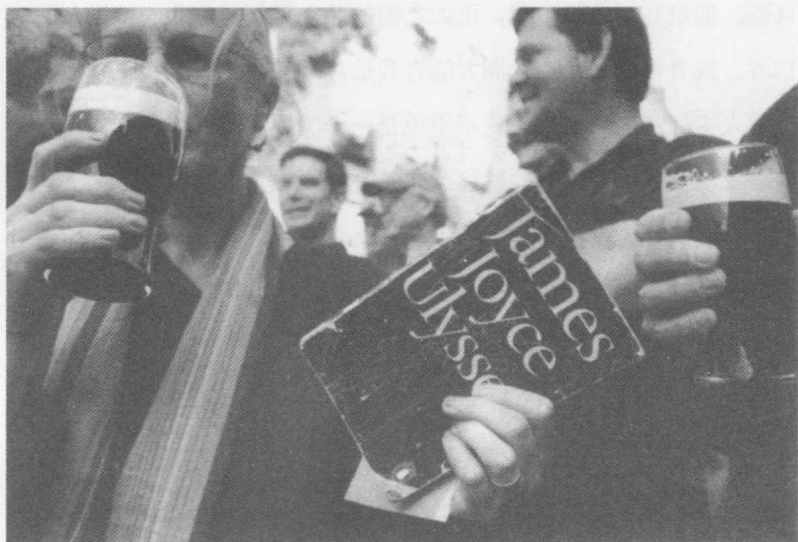
虽然他知道，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存在是建立在不道德行为基础之上的，并且是依靠暴力维持的。但是当吉布森向我们展示乔伊斯是多么苛刻地对待都柏林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时，他也同样犀利无比，因为这些人模仿了英格兰本土主义者最无耻的行为。吉布森自己对乔伊斯巨著的重新阅读，也可以被看做是英格兰和其自由道德史的其中一章。

第一章

历史、政治和乔伊斯传记

2004年6月16日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百年纪念日，《尤利西斯》的故事时间就设定在100年前的这一天，现在被称为“布鲁姆斯日”。尤利西斯的故事当然发生在都柏林，2004年6月16日，整个都柏林似乎完全被这位伟大作家的精神和作品所吸引，最大规模和最豪华的乔伊斯国际会议正在进行。远至中国以及秘鲁的学者在都柏林随处可见，或在正式场合，或在会议室，或在街道上，或在酒吧里。但是这次活动的看点绝非是学术达人的聚会，在最著名的乔伊斯酒吧外庆祝的人群中，学者们并非特别引人注目。你同样可能碰到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女性阅读小组”，以及一些来自首尔的欢快的乔伊斯迷，或者来自温哥华的乔伊斯研究协会，另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爱尔兰的乔伊斯爱好者们。

乔伊斯的名声是非比寻常的，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影响跨越了地区、文化和领域。全球的乔伊斯产业，每年要比除莎士比亚以外的其他文学巨匠生产出更多的乔伊斯主题的学术和批评作品。乔伊斯也比除莎士比亚（或许还有简·奥斯丁）外的其他作家，吸引了更多的业余爱好者。乔伊斯的全球化是走在世界全球化之前的。评论他的人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有着不可抗拒的逻辑。这种可能性在其作品中总是固有的，可参阅在《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2004年4月16日，都柏林的“布鲁姆斯”百年纪念日。

Wake) 这部作品中语言的数量。有一种观点认为乔伊斯和乔伊斯研究的国际化可能部分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决定的因素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这种观点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异端邪说。(是对乔伊斯天赋的侮辱。)从产业的观点看，这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糟糕的建议。(因为可能导致股市的崩盘。)

然而，事实是乔伊斯去世后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事件决定的。当然，他在22岁的时候离开爱尔兰去了欧洲大陆，此后从未在祖国长住。他将自己看成一个流亡者，并日益为自己的世界主义感到

自豪。但是在20世纪早期，正如之前的几个世纪，作为一个爱尔兰流亡者，或者作为一个在欧洲大陆自我放逐的爱尔兰人，是比作为一个欧洲人更加特殊的事情，更不用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了。与其说乔伊斯是主动变成一个欧洲的现代天才，不如说他是被动而变成的。这是事实，尽管他搬到巴黎的1920年，正是对巴黎现代艺术严酷考验的时期。乔伊斯迅速被推选为现代主义先锋的英雄人物，对此他不仅承认而且乐此不疲，因为这正好适合他自己的想法，但这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他是被动而成为的事实。

乔伊斯的巴黎事业偶然地逐步把来自爱尔兰的他铸造成了一个现代主义作家，正如来自西班牙的毕加索成为现代主义画家一样。乔伊斯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作家，首先，如果是绝非唯一的，他的作品时时处处都在关注爱尔兰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同时，他的作品被视为具有现代性，虽然最初只是为了表达明确的、以爱尔兰为中心的主题。上述可能性很少被认真对待过。他所成长的大不列颠帝国倾向于误解或破坏他和他的艺术，而对准确评价他或者认同他的目标毫无兴趣。但是通过投身到乔伊斯所认为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运动，并为新发现的自由的挑战而欢呼，这样一个独立的爱尔兰也远未出现。现代主义者对乔伊斯的借鉴，并以此为后来者开辟道路，这鲜有疑问，因为不久以前，美国正在拯救身处自身泥潭的欧洲。

詹姆斯·乔伊斯国际基金会总部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最重要的乔伊斯期刊出现在塔尔萨。如果乔伊斯是一个国际现象，那么在主要

的乔伊斯学者中，美国人一直占大多数。但是美国对于乔伊斯的卓越研究有其历史背景。美国解放欧洲以及马歇尔计划对随后的重建起着文化上的推动作用，最明显体现在1946年的富布赖特方案中，这使得美国学术工业进入了欧洲，这在以前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用美国学者埃尔斯沃斯·梅森（Ellsworth Mason）的话说，方案的其中一个影响是，“学者们就像蝗虫灾害一样袭击了爱尔兰”。^[1]爱尔兰是文学学者们的肥沃土壤，在本世纪的英语世界中产生了最精致和最高难度的文学，但没有成熟的本土学术传统来保卫其文学或宣称其优先权。而对美国的学术先锋们来说，却已经没有处女地了。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和休·肯纳（Hugh Kenner）已被证明是两位特别有影响的先驱者。艾尔曼是所有乔伊斯学者中最受称赞的，他写的乔伊斯传记仍旧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他是一位特别刻苦勤勉的学者，似乎设定了为当代文学人物写传记的严格、新颖、现代的能力标准。艾尔曼的乔伊斯评论具有重要的分量和影响，但是在他的叙述中总有一个漏洞，就是烦扰不安的原因。为什么他一直焦虑？到底是什么伟大的事业使他牺牲了如此多的生活、时间、舒适，甚至健康，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他人，其中有他所爱的人？艾尔曼大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对此的回答却是出

[1] 埃尔斯沃斯·梅森：《艾尔曼上都之行》，见《杂篇：论艾尔曼·理查德》，苏珊·迪克、德克兰·凯伯德、道格莱德·麦克米伦、约瑟夫·罗斯利编，（杰拉德·克劳弗斯，1989年），4—12页。

奇的简略。虽然年龄和成功使乔伊斯变得亲切，但在艾尔曼笔下，他是野心勃勃、固执己见和全神贯注于艺术的，艺术明显是他存在的理由。最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乔伊斯作为艺术家主要被个人的美学执著，甚至是其虚荣心所驱使。

肯纳的乔伊斯与艾尔曼的不同。虽然这两个学者的观点相差甚远，但肯纳的研究是对艾尔曼研究的必要补充，因为肯纳给了乔伊斯一个现代性的理由。然而，这一现代性被改造和理解成“国际现代性”，肯纳的乔伊斯属于尼采、爱因斯坦、海森堡、斯特拉文斯基、庞德、勒·柯布西耶。乔伊斯是现代思想实验和形式转变的伟大领袖之一，乔伊斯的作品是机械再生产年代的艺术，甚至是高科技的艺术。一个能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运用60种语言的人，明显具有像计算机一样的头脑。考虑到乔伊斯思想的现代性，毫不奇怪，他发现了爱尔兰的狭小、狭隘、狭窄、落后和低劣。从肯纳开始的传统批评通常认为，乔伊斯对于他的国家和人民，即便实际上是不怀敌意的，但也是漠不关心的。考虑到爱尔兰民族主义可能特有的无知、粗鲁和惯用的暴力，这个看法甚至具有道德的评价。最多，都柏林和爱尔兰是乔伊斯肆虐不羁的创新想象力的原料。

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自我隔绝的乔伊斯，现在在另外一种意义里却被切断了根源，因此孤零零地暴露在历史背景中。他的作品，看起来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肯纳的介绍只是开了个头，乔伊斯被同时代的或者紧随其后的批评家所认同，仅举几例，如神话批评者、结